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五
卷六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PDG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八

起丁未。考異。提要。起丁未下。有漢高祖劉知遠晉天福十二年。盡辛亥下。有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凡五年。

朱丁

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執楊承勳。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勲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資之。百姓爭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傅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詈罵。以杖扑之。勲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扼吭而死。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

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集覽陳橋

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宋見其禍也。梁陳橋門外東北去三十里。宋太祖次陳橋驛。軍士質

被以黃袍呼萬歲。即此。案陳橋門。今汴城東北門是。實北四十里。即宋太祖為眾所立處。

書法 書殺彥澤何。著反君者之報也。於是并殺楊承勳不書。不使反正者同於反君者也。

發明 契丹之事。屢書于冊。而於德光書名。則僅四見。曩焉救敬瑄則書之者。以志其禍之始也。今焉

入大梁則書之者。以著其禍之終也。至於發大梁則書之。殺胡林則書之者。又志其不能益有中國。歸而

遂死之本末也。夫以胡虜之酋。貽禍至此。皆由中國不能自正。故綱目謹而志之。於以正華夷之分。嚴內

外之防。不以其淫名越號。盜竊土宇。遂從而進之中國之列。此德光書名之意也。此綱目不得已之意也。

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考證封當

作廢。

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

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黃

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集覽**黃龍府。在臨潢府東南二百餘里。案契丹國志。東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

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也。初契丹主阿保機。見黃龍在其廛屋上。連發二矢。殪之。後太子德光。於其地置黃龍府。和龍城。

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磔犬懸羊皮為厭勝。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白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已秦階成州降蜀。**集覽**磔犬懸羊皮為厭勝。此亦如禮記磔禴之意。月令季春命九門磔禴。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磔牲以禴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厭勝者。厭伏而克勝也。磔。竹伯反。厭。益涉反。

書法

書契丹以何譏也。道不足道。崧亦甘心焉。綱

發明

鳴呼。五代迎降之弊。至此極矣。始焉莊宗滅梁。則降之。次焉明宗入汴。則降之。又次焉潞王拒

命。則降之。敬瑭南下。則降之。亦已極矣。猶號曰中國之人也。今焉德光以胡虜之酋。乘晉人之失策。盜入京邑。四方藩鎮。而有人焉。則必按兵勿動。謹固封守。要結鄰援。仗義討虜。上以救君父之急。下以止殺掠之禍。縱使未有成功。亦足少伸大義。胡虜雖強。豈能遽卽加害。而乃不是之思。甘心稽服。上表稱臣。爭先恐後。則是舉天下之大。無有一人少知義者。豈不深可痛哉。故綱目於此。以晉諸藩鎮皆降書之。繫之晉。則見其反君臣虜。謂之皆。則見無一之能自立。是豈非迎拜投降之弊。慣見習熟。至是極歟。哀哉。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

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土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昔吾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讐。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歸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契丹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集覽

斷割。斷法。割裁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發明

前已書契丹封晉主爲負義侯。而此不書者。不予夷狄之封中國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富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集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牙畜。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旣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得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水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以其姻家王守恩與防佐之。遂行。

發明

既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所以見河東之強。力足拒虜而不之拒。坐視晉朝傾覆而不之顧。所以深罪之也。故晉已亡矣。而猶繫之晉者。所以表其爲晉臣而不救晉也。其曰奉表而不曰稱臣者。猶爲中國諱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發明

既書入貢契丹。又書勸進河東。此固高無賴之故智也。然契丹外狄。而從誨反書入貢。又可以

見華夷之倒
置矣。悲夫。

○唐主立其弟景遂爲太弟。

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景達爲齊王。弘冀爲燕王。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王杯。弗之顧。易奴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唐遣使如契丹。

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請長安脩復諸陵。契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

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王亦悔之。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乞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集覽 通天冠。徐廣輿服雜注。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樂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

發明

中國行朝賀禮多矣。未有書于冊者。此固中國之常禮也。至於契丹行之。是蓋夷狄之變矣。故

謹而志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
王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
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
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
智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
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智遠曰。此天
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
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
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
等然之。乃斬愿。及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知遠卽位。自
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
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爲使者。令詣行
在。契丹所在誅之。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
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
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
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智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
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
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
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集覽

以當國責李崧。初維翰知不免禍。顧謂崧曰。
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

發明

書知遠稱帝。何以無貶詞。夷狄亂華。中原無主。

臣用事。不至於大壞極弊而不止。今焉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立。足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貶詞。而以分注載胡氏之言於下。是亦予之之意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口。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集覽

錦州。今屬太寧路。在

馬后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

燕京東北千四百二十五里。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南瀕海。北限大

山。盡皆麓。惡不毛。主山忽峭。拔摩空。蒼翠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阿保機墓在錦州之東。

質實

一統

志云。錦州遼初所置。本漢之無慮縣地。晉時為慕容氏所據。置西樂郡。隋唐以來。皆空虛。遼始建為錦州。臨海

軍。金屬大定府。元屬太寧路。治永樂縣。

本朝改為廣

寧中屯衛。屬遼東都司。阿保機墓。即遼太祖陵也。在廣

寧中屯衛東三

十里木葉山內。

書法

書至壽陽還何譏非誠也故不書不及

晉造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契丹主聞知遠卽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延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爲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啟關納衆殺契丹數百據州自稱留後

集覽

滏陽縣名屬磁州在滏水北水經

質實

一統志云滏陽受周之縣名屬

云滏水出鄴郡西北

成安郡隋罷郡於縣置磁州後罷之唐改爲惠州後復

爲磁州宋以昭義縣省入滏陽元初陞爲滏源軍節度

屬廣平路後復爲磁州本

朝省滏陽入焉改屬彰德府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書法

晉主矣。稱名何別。重貴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考異

提要奉上有遣使二字。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明知州事。知遠遣張安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則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安洪權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引兵南向。高防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書法

既不克矣。何以書。存中國也。能拒契丹。雖不克。書之。雖賊帥書之。

契丹以李從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諸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

王復歸于洛。

集覽

郇公。郇音荀。昔周武王子所封國。在平陽。地理表云。河中有荷氏縣。古郇國也。

質

實

一統志云。郇後周之縣名。屬汾陰郡。隋改屬蒲州。唐初屬河中府。後省入荷氏縣。故址在平陽府城西南

四百里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羣盜陷宋毫密州。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彥卿至埧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卿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解去。

三月朔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胡氏曰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因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害也

集覽

入閣禮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書法

前書行朝賀禮矣於是復書行入閣禮其予之歟衣冠禮樂中國事也一變至此宇宙以來未有也綱目一書再書悲之甚也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勲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

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考證

當作契丹屠相州。